

建構人文希望工程的 兒童美術教育家

— 吳隆榮專訪

An Interview with L. R. Wu

鄭維容
Wei-Rung TZEN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 新竹市民富國小教師

教育是建構人類的希望工程，攸
關著每一個人的現在與未來。

— 吳隆榮 —

曾擔任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理事長的吳隆榮校長，日本國立兵庫教育大學藝術教育碩士，知名於兒童美勞教學，其油畫創作亦是聲名卓著。吳校長辦學認真且有開創性，民國六十年（1971），台北市政府爲了發掘具有美術長才的學生，以培養國家文化建設所需人才，委託吳校長任職的民族國小成立第一個美術實驗班。除了教育上的貢獻，他更積極參與全國性的美術活動並擔任重要職務，爲推動社會各階層的美術風氣不遺餘力。吳校長雖已退休，目前仍在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兼課，並任台陽美術協會、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理事長以及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秘書長等職務。筆者以美勞教育界的晚輩身分專訪吳校長，見證他所經歷的一段美術教育史，以下訪談內容以問答方式記錄。

問：能否談一談您的求學歷程與之後的發展？

答：我在小學時就很喜歡畫畫，還記得老師都叫我做教室佈置。初中畢業後，考上台北師範學校美術科。當時要考素描，我們根本沒聽過也沒學過素描，我的運氣不錯，以第二名考取。我是第四屆，前幾屆還沒有人在畢業前入選省展，我在三年級時作品就入選了。

剛畢業時我教升學班，爲了讓學生能考上好的學校，每天都拼命。那幾年，連續幾屆的省展、教師美展我都得獎。很多人問得獎的名字到底是不是我？記者也問：「教升學班從早忙到晚怎麼還有空畫畫？」我都笑而不答。事實上，我跟學生用特別的方式互動：當時，學生要不斷的練習考試，我的畫架就設在教室後面，學生認真地考，我也認真地畫。等到考完了，我就停筆，跟他們討論測驗內容，檢討完再考一次，我就再畫！所以我的作品產量很多，連續三年得了教師美展的首獎、台陽獎、省展等。教育廳發公文告訴我不要再參加了，因爲很多老師抗議我一直得

獎，使他們都沒機會。人一定要掌握機會，好好的利用時間，讓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那幾年我如果沒有把握時間的話，我創作的路大概就斷了。

我當校長時，因緣巧合考上日本的研究所，但要去讀的話，教育局是不准的，除非調整我主管的職務，我想不可能辭去教職，就算了也沒去處理。有一次與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及文建會陳奇祿主委吃飯，提到這事情，朱部長說：「你怎麼早不講，教育部有個公費留學的專案，不過現在來不及了，明天我打電話問你們局長，看看有什麼變通辦法。」第二天，毛連塢局長找我和局裏人事主任討論，我再去教育部，最後以專案來處理，我因此能到日本留學。

問：您如何成立第一個國小美術實驗班？

答：台北市民族國小美術實驗班是全省第一個設立的，成立一年後有師大的教授和教育部的官員來訪問，原本他們都以爲我是要以培養藝術家爲目的，其實

不然。我認爲學習藝術是要提早發現孩子們這方面的能力，很多文獻也證實這會影響到其他方面的表現，設這個班的目的是「一幹多枝」的。成立初期是以性向、智力和成就測驗來篩選學生。當時沒有專門的性向測驗，於是請王秀雄等專家學者設計一套來施測。奇怪的是，過了兩年坊間的補習班也出現這套測驗卷，就變得不準，因而取消這項測驗。國中美術班的學生經調查顯示，很多人到了高中、大學之後發展得更廣，表現得更優秀。透過雙手的刺激，增加大腦的敏銳度，無形中孩子學得更快更好。

提早給孩子美的陶冶，將來在各行各業都會有更好的發展，這就是我設立美術班的目的。教育部也肯定我這個做法，陸續在桃園國小、竹師附小、七賢國小設立美術實驗班。最近幾年「實驗」兩字已取消，換之以「美術班」。教育部曾經委託當時的新竹師專規劃全省通用的美術班課程，我自己的課程是需要很多的外聘老師，但教育部所設計的卻無法做到這點：它的教學目標是

以培養藝術家爲目的，跟我所想的不太一樣。我曾經以問卷調查分析全省美術班學生的學習意向，發現他們在密集的課程中，對美術的興趣反而不如其他學生來得高，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否課程的份量太重，降低了學習興趣呢？在音樂班、舞蹈班都有類似情形。

問：該不該鼓勵學生參加美術比賽呢？

答：家長常藉孩子的表現來提升自己的聲望，他們都很得意孩子學鋼琴、學畫畫…得了好多獎。家長應該要支持孩子的興趣，讓他們覺得好玩，但大部份的人是認爲孩子要參加比賽、要能得很多獎，學習才有意義。在這種壓力下，才藝班的老師不得不迎合家長的要求。我擔任過很多全國性繪畫比賽的評審召集人，和其他評審討論時發現，許多作品用僵化的方式來指導。我常說：「教了五十個學生，就該有五十個不同樣子的作品，這才是好的教育。」有時在低年級、幼稚園的作品中，發覺作品的造



吳隆榮校長贈畫冊給訪客並簽名。

形怎麼會是那麼的成熟！有可能是大人加了幾個黑線再讓小朋友去塗色，我們很注意這點。

比賽固然有它的缺點，但這只是一個手段，而非最終目的。目的是藉著這活動，讓孩子們得到參與感、成就感。爲了討好評審所教出來的作品最不好。如有家長說學畫是爲了得獎，你就應該跟他說明這個情況，就算少收幾個學生也沒關係！在得獎壓力下，學生反而沒有興趣，更不用說學習美的感受了。把美術應用到生活上，就是最大的目的。

問：可否談談較特別的評審經驗？

答：有一次國泰寫生比賽的頒獎典禮中，一個小孩的爸爸表示：「這一次的評審委員最公平！」我心裏想，每一次都公平啊，難道你的小孩得獎就最公平嗎？後來想起之前我到阿里山寫生，回程經過嘉義公園正好遇到國泰的寫生比賽，好多人圍著一位國小五年級學生，我靠近一看，他的描繪能力比美術系大學生來得更好！那一次的評審，我特別注意，結果那一張作品落選，大家都認爲畫得太好了，一定是誰幫他代筆的。後來我跟評審們說明，那一張畫是我在嘉義公園看到的一個五年級學生親手畫的。結果翻案而得到金牌。由此可知，評審過程也會有疏忽的地方，這對學生的打擊很大。難怪他爸爸說這一次比賽真的很公平。

問：指導兒童畫的要領是什麼？

答：我們比較少鼓勵孩子發揮原創性，很多老師都用技法、策略在教兒童畫，台灣兒童的造形能力也比歐美國家要早熟一、兩歲。我發現家長的影響很大，因爲他們在乎「像不像」和「技巧」的問題。但是，教畫畫總是要讓學生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自我表現，只要在製作過程有困難的時候，給予暗示或協助，但不能照老師的方法去改。一個藝術家畫出自己的風格最重要，像李澤藩老師用透明、不透明水彩和刷洗的方法來創作就非常有自己的風格，像蕭如松也是。

我曾經到東京參加一個全日本的教學研討會，主辦單位請了一批老師，抽到籤的人，就上台示範教學。輪到一位東京千葉縣比較郊區的年輕女老師面對東京都的小孩，題目是「七面鳥（火雞）」。你想學生反應如何？大家都望著天花板想七面鳥到底是什麼？這老師反應很穩重，她說：「今天希望你們畫的是自由的七面鳥。」學生笑了，她接著說：「先不要動筆，我們來討論七面鳥，從第一位小朋友開始，每一位都要講，但不能講一樣的。」有人說：「七個頭」、「兩隻腳」、「兩個翅膀」、「羽毛如何……」大家都講完了，老師說：「現在比較像七面鳥的留著，『頭很漂亮，一個頭，會飛……』都是，不合理的如『七個頭』就不是。」學生看了黑板上討論出來

的提示，再根據自己的感受去畫，最後所有的作品都不一樣，但都是七面鳥，這就是很成功的教學。

問：請問您對「九年一貫」課程的看法？

答：九年一貫的精神是要讓學童不用重覆的學習，以前是從國小到高中的教材內容差不多，只是難度上加深。這種重覆式的學習很浪費時間，現在的學生要吸收很多的資訊和知識，所以課程若沒有統整，時間便無法妥善的安排。九年一貫的課程統整就是將國小到國中課程連貫相通，這是教改的重點。

新課程中最值得探討也最麻煩的是「藝術與人文」，因爲要把視覺、聽覺和表演藝術混在一起。我們一直在考量現有的師資培育能不能勝任？像師大美術系、師院美教系的慣用課程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學目的，現在這都要混在一起，老師教學到底有沒有困難？其實，這些改革並非我們這些專家自己想出來的，美國或其他較先進國家的教育改革早就有這個構想，但是別人爲什麼不敢做？幾年前，一個與我交情很好的日本教授到台灣拜訪，問起我們教改的情形？我就說我們將美勞、音樂等科目改爲藝術與人文的課程，他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怎麼這麼先進啊！可不可以把這個政策的重點告訴我？」他想日本都做不到的，怎麼我們已

經做了，而且認爲我們實行得很理想。事實上，藝術與人文領域在日本還是以分科的方式授課。他們分別有美術、音樂、舞蹈等課程，學科的統整就在生活經驗中實踐，如每個鄉鎮都有文化中心等藝術展演的地方，讓學生自己去融會貫通。

我覺得很奇怪，新課本還是以前的美勞、音樂，只是把它們編在一起，內容簡化了，三、四個科目變成一本課本。現在只把最簡單的給你，指導老師卻很難每樣都會，學生也沒辦法真正發揮自己的興趣，因爲所學的都是最淺的東西！我們可以培養出能夠欣賞藝術的學生，但是較專業的學習就比較困難了。當然，能夠欣賞音樂、美術也是很好，只是將來這領域的老師要多發展出欣賞教學的策略。我自己國北師、市北師兼課，常想到這問題，將來這些師院學生出來教學時，會不會有困難。

這個領域在歐美、日本應該比較沒有問題，因爲他們的家庭生活中本來就融入了藝術。在日本，任何一鄉鎮都有美術館，且活動中心也常有表演，一下課一有空，大家就去美術館，去聽音樂。從小藝術就融入在生活中，這能力也就不需要刻意去培養。若是發現自己在那方面有興趣，再深入去研究。由此看來，反而在美、日等國家應該更早可以開始這樣做，那爲什麼到現在他們仍不敢嘗試，仍是學科爲主？這是我對國內現況感到擔心的。

.....

從電話約定訪問時間到參觀吳校長的工作室及進行專訪，都感受到吳校長平易近人、言談誠懇的一面。進到工作室，就看到牆上掛滿了作品，包括原始藝術的雕塑和吳校長關於宗教主題的畫作。三、四小時的訪談時間，吳校長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侃侃而談，話語中充滿著對教育現況的關懷、期許及對後進的勉勵。雖有著傲人的學識經歷與多年的教學經驗，吳校長在談話之間仍流露著謙遜和務實的本質，講到關於自己的際遇時，其風趣幽默的描述更讓我們印象深刻。一個下午的訪問時間很快的就過去了，除了得到第一手的寶貴資料、理論與實際的印證之外，還有吳校長贈送的簽名畫冊和其他書籍，更珍貴的是知識與經驗的傳承。此行真是如沐春風，滿載而歸。■

（註：本次訪談尚有徐憶嘉、賴淑卿、魏志菁參與。）